

 <p><b>响水县人民医院</b> 德技双馨 严谨求实 团结拼搏 争创一流 服务热线 86882847</p>	 <p><b>中国银行</b> BANK OF CHINA 选择中国银行 实现心中理想 服务热线: 86885952</p>	 <p><b>中国农业银行</b>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耕耘美丽中国 服务热线 86882063 86884703</p>	 <p><b>响水农村商业银行</b> XIANGSHUI RURAL COMMERCIAL BANK 您身边的银行 服务热线 86886801</p>
--	--	--	--

# 我的童年地理

◎周庆荣

一  
记住:童年地理永远拒绝修饰。

我不是简单地把真相和档案对立,我为一种倾向担心,胭脂用在自己的出处,然后,那个最初的环境给过我们的生命,它会委屈?

立秋之夜的北方,我仰望望月。

好月亮,梯田状的白云没有干扰月亮的皎洁。

今晚,月亮的地理似乎充分客观,秋天的夜空就应该这样。而秋天到来时,有人称呼我为爷爷。爷爷站在远离故土的北方,他开始回忆童年。

## 二

一节藕手臂纯洁,虽然被污泥纠缠,它们不放弃去握地面上的世界。

韩家荡的藕是近年的存在,它们代替了我记忆中的麦子和地瓜,玉米在村东,玉米在村西,我走出一片高粱地的时候,已经从夹冲走到了韩家荡。

母亲在家里最忙,我是替她看望故乡最多的人。韩家荡因此也是我童年的村子,东边是一条人工河,它的名字叫大寨河。村子离政治似乎一下子很近,我和表哥、表弟以及年轻的小舅舅们在河里扎猛子,有时互相比谁在水里憋气时间更长。

我把芦苇打通,在水下衔着它,潜艇般地沉住气。河的上游是另外一个村子,我的一个美丽的远方

小姑娘在那里。谁说乡下的孩子性情愚钝?我的性别意识好像是从大圩开始。多年以后,小姑娘离开了大圩,嫁到了镇上,大圩从此暗淡。

## 三

韩家荡和夹冲之间:一条小河和河畔的坟场。我在这片区域识别了乌鸦和喜鹊,勇敢的孩子必须走一段夜路,夜路包括黑暗中的坟场。

两个村子的人一旦死去,现实在继续,而他们抱着梦想在地下长眠。

梦想永远无法实现的人,会在地下叹息?风吹过坟场,我是一个从未在坟场迷路的孩子。

当过兵的爷爷,长长的烟锅如同戒尺,不怕鬼!长眠的人曾经是我的乡亲,包括我敬爱的爷爷,他多年后也躺到了这里,如果有鬼火,那应该是老人在乡村闷热的夏夜,一边纳凉一边吧嗒着旱烟。

我要坦诚的是:没想到自己会从村子里走出,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。我握过许多陌生的手,仿佛他们都是我的乡亲。

恍惚的时候,鸦群飞过城市的上空,人心再不测,我已经成为不怕鬼的人。

## 四

夹冲的西边也是一条河。过了河,正西是月港。

几滴雨落在荒凉的小街,事物就可以热闹。我对城乡差别的最初认识应该从这里开始,人生的第一次斗殴印刷在小街的黄昏,农民的力量在月港得到证明。

月港之南,我乡村的首府,张集适合农民赶集。土特产和城市的味道,和北边的小尖相比,我的童年最远的地理似乎就是对小尖的敬畏。我童年的模

样只属于一张泛黄的照片,那个照相馆成为我记忆中深刻的高科技。

我还是说说我童年亲切的村庄。夹冲的南边叫姜塘,夹冲的西南叫圩角,曾经熟悉的男同学、女同学,几十年过后岁月变成了皱纹。

风云是什么?厮守或者远离,近处是爱,远处也拒绝仇恨。祖国的版图,童年啊,只是几个村落。左右的两条河流,内涵丰富成长江和黄河。母亲河,母亲在哪里,它就应该在哪里。我一直忐忑,祖国辽阔,在我的童年,祖国委屈成几个村庄的世界。

## 五

是庞大地理的一个标点呢,夹冲给予我生命。童年的江湖无非就是从一个小村子闯向另一个村子,向日葵成熟时,我们几个小伙伴揪下它们的头颈,它们是我们童年的营养,直到生命装进更多的内容,我才思考向日葵和信仰的关系。

如果没有后来的远方,韩家荡或者夹冲,它们会是我的国籍。随着国土的扩大,我记住了根部的忠诚。我朴素的村庄,你木讷寻常,缺少层峦叠嶂的风光,但我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籍贯。

母亲的故乡现在是万亩荷花。任何地理都会有它独特的美丽,微风吹来,故乡荷叶婆娑,音符里重复着母亲的叮咛:孩子,走到天边,你也只是韩家荡的骨肉,双脚沾满了童真时的泥土。

康庄大道是土,坎坷是泥,千山万水不过是泥土的丰富,我是故乡土地上一株老庄稼,秋收如果到来,我投进故乡地理的粮仓。太阳照耀在故乡的白天,月皎洁村子的夜。我是故乡整个岁月里的种子,举不起高粱做火炬,我就做藕,心宽装下世界的山河;坚持,生命中即使遭遇再多的崎岖,我全部的地理就是苏北平原,在一马平川的意境里,让梦纵横四海。

# 迴南街上

◎纪太年

我在响水县中学读书的时候,学校离家比较远,所以每天需早起床,方能避免迟到的尴尬。夏季白天长,一般会来得及。冬天出门后,屋外通常一片黑乎乎的。走到半路,头发、眉毛、睫毛上常常白霜一层,湿漉漉的。倘若碰上雨天或是有大风的日子,在空旷马路上一个人狂奔,那窘迫和狼狈的样子可想而知。为了赶路,很少吃早饭,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。

大约是初一上学期的冬天,我像往常一样朝学校赶,天亮的时候走到迴南街上。有位老人在清扫街面,他偶尔会停顿一下,望着我笑笑,又去忙他的事了。我觉得奇怪,我们并不相识,他大概认错人了吧?我继续走我的路。

由于没吃早饭,有些无精打采,低着头慢慢悠悠晃着。我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枚二分钱硬币,迅速跑过去,赶紧捡起来,立刻装进裤兜里,窃贼一般马上朝四周张望一番,还好,没人发现。不一会儿又发现一枚五分的。口袋里瞬间有七分钱,仿佛自己成了小富翁,心里自然是高兴的。盘算着到校后是否将捡到的钱交给老师,换取他几句表扬。那个年代学雷锋是一种时尚,拾钱不昧是一位优秀少先队员的品德。这样走着想着,忽然思绪被一阵香味打断了。路边有一店铺,卖着刚刚出锅的蒸糕,上面还粘着大红枣蜜,颇吸引人眼球。我的目光情不自禁飘过去,看了又看,肚子好像也跟着叫了起来。我到底没抵御住饥饿诱惑,掏出捡来的七分钱买了一小块带有蜜枣的蒸糕。一边走一边吃着,神清气爽,无限惬意,在甜蜜与回味中走进学校。

第二天走到迴南街,我又发现了扫街老人。也许他就是清洁工,每天都要扫马路,这是他的工作。我这样想着,又联想到昨天捡到钱的幸运,今天会不会捡到呢?我睁大眼睛,小心翼翼地搜寻着。在一条不长的街面上,我又捡着了三枚硬币,分别是两枚二分和一枚一分的,刚好买一根油条,香喷喷地吃到学校。我很兴

奋,暗暗高兴自己的运气,并祈祷明天还能继续捡到硬币。

说来也怪,以后清晨路过迴南街,经常能幸运捡到钱,尽管每次只有几分,但能买一只麻团或是三块水糕,一碗稀粥什么的,基本上能保证肚皮不挨饿。当然也时常碰到那位扫马路老人,依旧是他干他的事,我走我的路。碰巧会相互之间望几眼,老人一脸的和善。有几次我暗暗庆幸自己年少,视力好,否则钱一定会被扫街老人发现。出于私心,我也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,直至30年之后的今年春天。

老家因为搞城建,许多老房子、老街道要拆除。我和妻听说后,专程开车回来想拍一些照片留着纪念。在迴南街上,我向妻讲述当年捡到硬币的记忆。她天真地说:“也许这地方就长硬币,再找找,说不定还能捡到。”我们弯下腰,仔细寻觅,果真又捡到两枚硬币,只不过已不是先前的分币,而是面值一元的硬币。妻惊讶,我也惊讶。

看到街道居委会马主任,我向他讲述当初捡硬币的故事,并打听当年扫马路的老人。马主任无限感慨:“那位老人是鳏夫,一辈子单身,据说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打坏了肾。部队复员后,在农具厂干到退休。他天天义务为大家扫马路,迴南街上的人都认识。他人缘好,哪家有困难都主动接济。他以前经常将一些硬币扔到街面上,让乞丐们捡到买一些吃的充饥。在他几十年影响下,一些有钱人也纷纷效仿,所以我们迴南街上饿不死人。考虑到对革命的贡献以及善举,过世后,特地将他葬在烈士陵园并树碑。”马主任不停地感叹:“好人啊,好人!一辈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!”

站在老人墓前,遥想起当年的情景,我泪水一下子涌现,滚滚夺眶而出。

就在那天晚间,我和妻将身边所有钱都换成了硬币,撒在迴南街上。虽然是悄无声息,但我仿佛能听到一些惊喜的笑声,亦如少年时代的我。



灌河潮

黄玉东

响水县融媒体中心 主办  
响水县作家协会 协办

# 行吟灌河

◎黄玉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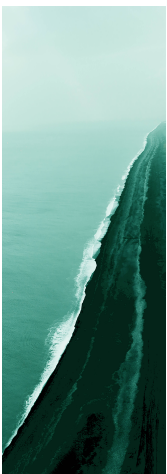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灌河岸边倾听往昔  
倾听汽笛声声  
白帆点点

沿岸柳绿  
我儿时的足迹早已嵌入沃土  
有谁还能记得那个顽皮的孩童  
他的身影留在南岸

想剪一束光阴陪伴我  
与它席地而坐  
与古老的灌河相依相偎  
听涛声拍岸  
鸥飞近前

多少悲欢离合在波浪里聚散  
岸边的垂柳  
挂满曲折的时间

那一时刻夕阳西下  
炊烟袅袅,我多想撒下一张网  
将所有的乡愁装进人生的行囊  
让故乡,进入游子的思念  
从此,在美丽的梦境  
不时闪现



# 灌河口:水响海滩

◎姜桦

一轮太阳喷薄而出。浩大的滩涂上,远远地,有一片红色在大地上翻滚,开始,以为是大海被烧着了,可是当你走近它,你发现,那不是火,那是铺满了整个滩涂的火焰升腾的盐蒿草滩。太阳的照耀下,光线变亮。大河连着小河,河口连接着海口,河口海口之间,沿着观海栈桥,响水县陈家港的那一大片滩涂,如此辽阔,如此壮观。

沿着微微倾斜的海面,一条大河由西向东,蜿蜒奔流。早些年,每年的秋天,总会有一条条虎鲸鱼贯着进入这条大河。鱼群带动潮水,发出巨大的轰鸣。就因为这天接地的巨大的潮声,当地人给这条用于泄洪灌溉的“灌河”起了另一个充满活力和响声的名字——“潮河”,这座小城也才被叫做“响水”。十几、二十年前,生活在潮河两岸的百姓曾经一次次目睹过鱼群洄游的场景,那真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啊!在沿河两岸数万双眼睛的注视中,一条条伤虎鲸,黑色的背脊露出高高的水面。波浪翻涌,大河奔腾!一条鱼就是一段翻滚的木排,一条鱼就是风暴和波浪的中心。一条条大鱼一路奋力追赶,游向几十公里外的上游,那个叫做娘娘庙的地方,它们游着,游着,同时伴以牛群一样接二连三的喊叫。芦苇生风,树摇影动,大鱼到来时,一条条沿河停泊的小船,早早地就已经在船头上扯起了红色的旗帜,而在船舱的顶端,那成堆的水果和牛头马面正倾倒在脚下的潮水。

大河走来,一路弯弯曲曲——潮水涨落与日月沉没之间,那一条条翻滚的大鱼让一条本来平静的河流突然有了故事。但此刻,在这深秋季节的黄昏时分,你所领略到的并不是这大海的激情。在大海边,由西而东汹涌而来的潮河停了下来。留下这片滩涂,留下远处这片裸露的海滩。滩涂上的秋天,总有大片的火焰在燃烧、蔓延。一直蔓延到辽阔滩涂的深处。铺满盐蒿草的滩涂,所有激情的潮沫,都沉默成这一片火一样升腾的草滩!因为密密匝匝的风声,那片原本辽阔的滩涂似乎已

经不能成为一个整体了。北面,一道海湾,中间,一片草滩,更远一些,一条观海栈道的脚下,一片辽阔的滩涂,正推动着奔涌的海浪。

铺展的盐蒿草多像凝结在大地上的血。站在并不起眼的盐蒿草的旁边,你想到它的另一个名字:“海莼菜”。在贫瘠的盐碱地上,发芽,生长,开花,结出暗红的草籽。过去的几十年里,这样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是很少被人注意的,即便是在那饥寒交迫的年代,这些盐蒿草也只能是海边极少的几户人家,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的一堆灶火。然而,谁能想到,几十年之后,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,春天里的那一片嫩绿的盐蒿草正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新鲜的美食。

红草滩。绿盐蒿。经霜的大地让你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秋日黄昏这一团激情的火焰里,恰如一支青春忧郁的歌。在一条河的上游,在那片远离大海的土地上,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,一个阴霾的日子,那个手提渔网的赶海人沿着一条河流走远了。出发前,他曾经对这片土地说过一些什么无人知晓,只知道,为了追赶大海上一条捕鳗船,赶海人徒步走过无边无际的滩涂,走向他心中的远方,只留下一片盐蒿草铺在这大海的边缘,留下一个女人,在痛苦守望中一夜白头,最后,一头栽倒在了这片滩涂上。在秋日太阳的光线里,红草滩的颜色是慢慢转换的,由最初的鲜红逐渐变成了绛紫,最后成了一片乌黑。春天的绿和夏天的黑在盐蒿草的叶脉间流淌,一大片草滩就这样被一群人踩在了脚下,大地凝成一大片持久的绿和深入的黑……

大潮退去,现出那一片海滩。沿着滩涂,沿着大海和波浪的走向,远处,一道栈桥凌空跨越,穿滩达海,像是一条飘舞的长虹,又像两只张开又合拢的手臂,把整个大海都拥在了怀里。跟着栈桥,走向那一片平阔的海滩,走向远处一座座白色的风电塔,背后,大米草金黄色的波浪正在风中翻卷。

那片海滩,被人们誉为网红海滩。那上面,铺着雪,堆着盐。